

歧途佳人

苏青著

经·典·珍·藏·版



经·典·珍·藏·版

歧途

苏青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歧途佳人 / 苏青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 - 7 - 80223 - 591 - 5

I. ①歧… II. ①苏… III. ①自传体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0508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发行部电话:(010)66112758 66118308

编辑部电话:(010)66116228

<http://www.zgsxcbs.cn>

E-mail:sanxiaz@sina.com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20 千字

ISBN 978 - 7 - 80223 - 591 - 5 定价:26.00 元

目 录

一、邂 逅	1
二、姊姊在青岛	8
三、其言也善?	16
四、海滨谈话	24
五、我的家庭	31
六、小英雄	37
七、同乐会中	43
八、一念之差	50
九、终身误	58
十、鸣斋先生	67
十一、所谓良人	75
十二、侯门如海	82
十三、窦公馆	89
十四、误入歧途	96
十五、还我自由	104

十六、痛苦的回忆	111
十七、欺人还自欺	117
十八、监狱内外	125
十九、悔不当初	132
二十、小事化无事	140
二一、以怨报德	147
二二、心猿意马	156
二三、孤注一掷	164
二四、前途茫茫	172
二五、?????	179

附 录

一、我看苏青	181
二、记苏青	201
三、论苏青与张爱玲	210
四、一个女作家的沉浮	219

一、邂逅

海平轮启碇了,我发现第十三号官舱里只有两个女客,一个是我,另一个乃是穿着黑绸旗袍,肉色玻璃丝袜,白麂皮高跟鞋的少妇。这时候她正闭目装睡,因此我得仔细打量她一番:她生得可是不难看,一张薄薄的瓜子脸,颜色苍白如象牙,下巴尖尖的,端然托着那只娇小玲珑的嘴。她的唇上浓浓涂抹着口红,因此鲜艳如玫瑰。脸的当中是一条高而挺直的鼻梁,犹如白玉茎。眼睛闭着虽然瞧不出什么来,但是蛾眉淡扫,宛若古装仕女画中人,惟一摩登化的地方便是她的两排浓密乌亮的长睫毛,齐齐整整地向外卷,却又不时一闪一闪在跳动,因此知道她其实没有真睡着,大概是因为怕烦扰,这才独自假装睡的。



不久，茶房来请吃晚饭了。她微微睁开眼睛说声：“我不要吃。”茶房以为她也许是吃长斋的，便告诉她说素菜也预备着哩。她似乎感到不耐烦了，连连挥手说是：“吃不下。”说毕仍自闭目装睡。啊！这次我可看清楚了她的眼睛，是大而圆的，黑白分明，像一颗灿烂的乌宝石嵌在水晶球里，光彩逼人。她的一瞥像流星掠过天空，不肯稍逗留，虽然我的脚步已经跟着茶房出去了，但是心里只怅惘，仍在思量这神秘美妙的一切。

等我吃完晚饭回舱时，她大概是真睡熟了。她的身躯侧向里卧，显得腰肢是如此细瘦，蜷曲着，像一个快要中断的S字母。我不能想象她明天袅娜地走出舱门时，给海风这一吹，是否会摇摇欲折断？一个女人有如此好身材，若肯去做舞女倒是很相宜的，她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自始至终沉默着，令人难以猜测。

我如此想了一会，又看了一会小报，也就和衣入睡了。

当我被臭虫咬醒的时候，看见她已经不在对面床铺上了，而我所看过的几张小报却给移放在那边，想是她醒来已久，拿去看着解闷的。八月天气，舱里仍显得闷热，我想到船尾去站立一会，迎风看月亮，不料走近那面，却见她已先倚靠在栏杆上，怔怔的望着天空哩。

于是我趑趄着不知是否应该走上前去。她似乎也觉得了，悠地里回过头来，我只好似笑非笑的算是向她招呼。

“不睡了吗？”她先开口问我。

我就走上前去，在船边与她并肩站定了答道：“舱里怪闷的，所以我想出来吹吹风。”说毕大家也就再没有话讲，我犹豫片刻，只好与她稍站开一些，各自眺望着横在面前的的大海。

夜已深沉了，海水呈深蓝色，只自无尽无休地奔流着。在极远处似乎有一条黑痕，那可不是岸，乃是水与天的交合线，上层是浑浑沌沌的气，下面是浩浩荡荡的水。啊！我可忽然想到了月亮。中秋节快要到了，天空尽管模糊不清的，乌云，白云，灰色的云都混杂地飘浮在一起，月亮给遮没了，只有几颗小星若有若无地，在点缀这凄凉的夜，我不禁轻轻叹息了一声：“唉！”

她忽然在旁边笑了起来，牙齿很细很白的。大概她已经偷窥我多时了吧？我到底脱不掉文人习气，处处显露出自作多情善感样子，想起来倒有些不好意思。

半晌，我只得讪讪对她说：“我刚才是在想这宇宙之大……”说了半句，自己又觉得未免太文绉绉了，赶紧止住不说下去了。

不料她却似乎感到什么兴趣似的，逼着我说道：“你倒颇有诗人气质。宇宙之大……哈哈，其实我们所看见的宇宙之大与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之大还是相差得太远了。我们的眼光都很短，所谓一望无际，其实也不过几十里远罢了。”

我默然不答，心中暗自战战，她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呢？是知识分子，当然。那么她究竟是读文学的？哲学的？还是有些神经不正常的？

“你是…你是读过文科的吧？”我嗫嚅着问。

她笑答道：“不，我没有进过大学，我是随便乱看书的，我愿意相信科学。你对宇宙之大也许是看做神秘，因此发感慨，但我却知道我们所处的宇宙乃是一个星辰的集团，地球不过是太阳系的一个行星罢了……”

我听着不禁瞧了她一眼，只见她秋波欲转，似乎很有些得意的样子，心想你莫非当我是一个小学生在讲解吧？但是她却似乎不在意，只管说下去道：“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是九千三百万零五千里。太阳系最外的行星是冥王星，据说与太阳的距离比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要远四十倍，那就是三十七万万又二千零二十万里远哪，你想我们这个太阳系又该是多么的大呀。”

我冷冷的说声：“你的记忆力可真是不坏。”

她笑道：“是呀，但我所讲的还不过是地球与太阳之间呀。太阳虽比地球大至十万倍，但也不过是银河系中一千万万个恒星之一罢了，而且比较起来还是非常渺小的。全银河系的直径约有二十万光年——这个不能用里来计算，只好采用光单位，一个光年是六万万里。——除此之外，宇宙之中还有三十万个类似我们的其它银河，每一个银河间相隔距离约为一百五十万光年。……”

我心里不禁暗暗烦恼起来，悔不该跑出来同她瞎攀谈的，半夜三更，放着觉不睡，谁又耐烦来听她背诵地理教科书呢？也许她的神经方面真是有毛病，因此只得继续敷衍她说：“那银河系真是大极了，大得不可思议。”她听着粲然一笑，似乎也有些料到我的心思，但仍恶意地接下去说：“不仅如此哩！这些众银河之间又因相互关系而组成更大的体系，即所谓超银河系，超银河系约有四十多处，更有人说有三千多处之多。简单来说，我们的机器眼截到现在为止，所能观测到的宇宙空间的体积，已有五万万光年的直径范围。然而这还不过是人类所已知的宇宙，也即是所谓实际上存在的宇宙，我们当然还可以把宇宙想象得更大……”

我想：你的“大”话说得也差不多了吧？于是便打断她道：“但是无论如何，诚如爱因斯坦所云，宇宙虽无边却总是有限的吧。”

“我们也不能一直相信爱因斯坦下去呀，”她睁大了眼睛急急地说：“爱因斯坦不一定永远会对下去的。他将不存在，他与他的学说也许统统都消失了。啊，人是会消失的，会不存在的，譬如说我的姊姊吧，她就快要……”她的语声忽转悲切，凄然而止。我心里很想追问她的姊姊究竟快要怎么样了，却又觉得不应该管人家私事，只得含糊地应了一声：“嗯。”

这样大家就沉默了许久。我的眼睛呆望着拖在船尾的



一条长绳。那绳是飘浮在海面上的，迎浪蜿蜒而来，远处仿佛还系着什么东西，却又瞧不清楚。她见我呆瞧着似乎不懂，便又抓住了谈话机会，凑近前来告诉我说：“这是计程用的。你瞧，船边还有一个表哩。啊，我们离开青岛已有这么多 mile 了，明天下午就可以回到上海啦。”她一面讲解一面把计程表上所指的里数指点给我看。但见我似乎并不感到怎样兴趣，她只得又改变话题说：“你是上海人吧？”

“不，我是宁波人。”我懒洋洋地答：“不过住在上海已有十二年了。”

“在上海教书吗？”她估计我的职业是教书，我本想含糊答应一声，但又讲不惯谎话，便只好照实说：“不，我……我是胡乱写几句文章的。”说了以后不禁脸红起来。

她的眼睛睁大了，好像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却又非常感到兴趣地问：“恕我冒昧，可以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吗？”

我真想不到她在日间是如此沉默寡言，而在此刻却又会喋喋不休地同我讲下去的，我后悔刚才不该对她说出自己是写文章的人，但是事已至此，只好赧然回答：“我叫做苏青。”说了，又恐怕人家未必会知道我，便赶紧解释：“苏是苏州的苏，青是青天白日的青。”

她似乎想了一想，便惊讶地问：“啊，就是写《结婚十年》的苏小姐吗？”

我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来了，果然自己的大名是妇

孺皆知的，便不免稍带些得意的心情来谦虚两句：“写得不好，怪丢人的。”

她这下子可兴奋地笑了，知道我对于她刚才的谈吐态度一定有不满意的地方。她就解释说是自己恐怕有些精神变态，有时很爱静，有时却又感到寂寞起来，喜欢同人家搭碴，而且还要开玩笑，故意说得人家不耐烦的。“刚才我同你讲一大套银河系超银河系的话，你是觉得很可笑，同时心里也在讨厌我吧？”她说。

我笑了一笑，心想你倒居然也有自知之明，但毕竟不便告诉她说是我真有些不耐烦的意思，只好敷衍道：“那里的话，我倒着实钦佩你的记忆力不坏哩。”

她忽然叹一口气说：“不是我的记忆力好，是因为我感到无聊，常记着这些东西玩的。我的生活……真是一言难尽！”

海，横在我们面前的，仍是茫茫大海。

我说：“我们还是回到舱里去谈谈吧。”

她答道：“好的，苏小姐，我要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你也许可以写成一本小说呢。”

下面便是她所说的经过。



二、姊姊在青岛

她说：

我姓符，名字叫做小眉。我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姊姊叫做眉英的，现在青岛养病。在青岛养病，听起来该是句颇阔绰的话吧？何况我姊姊患的是肺结核症，据说正应该在青岛这种美丽的地方去疗养的，可惜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她去青岛已有两年多了，虽然是抱病去的，却并非为着疗养的目的，她在S大学当讲师，为的是赚钱维持生活。不料到了那边，这病仍一天深似一天，起先还勉强支撑着去授课，后来自然非请人代庖不行了。直到三个月前的某天，她忽然又大量咯血了，校方看着她不行，叫她正式辞去职务，但仍予她以方便与帮助，叫她搬到S大学的附属医院静心医治。

她的病重的消息起初不敢通知母亲。母亲住在 A 城,年老身衰了,还替我带着两个女孩子,家里田租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大部分都是靠我在上海“混”了几个钱来津贴家用的,姊姊这次进医院的时候,不但吐血,而且右足剧痛,腿以下是碰都碰不得的。右屁股上又生了一个疮,流脓不止,疮口有莲子碗般大小,据说这种东西其实不叫做疮而叫做漏。漏脓到死为止,是永远治不好的。至于腿痛的原因呢?她起初写信告诉母亲说是“风湿症”,后来又说是“关节炎”,直到这次到了青岛以后,才知道也是结核菌在作祟,医生用 X 光照过了,证明是骨髓结核。

在青岛照料她的是堂兄世材夫妻两个。世材哥现在青岛银行做事,他的太太每天烧饭汰衣服,只有一个儿子在大学念书,人的恰巧是我姊姊那系,因此他们一家便分外同我姊姊接近起来了。这次我来青岛也是世材哥写快信叫我来,他们看着姊姊的情形不好,恐怕以后出了事情反给人家埋怨,因此先请我来商量一番。

“小姑姑!小姑姑!你来啦。”当我拎着皮箱上码头时,十八岁的侄儿国保便叫喊起来。几年不见,他长得更高了,更黑瘦了。后来我把这话告诉他时,他说:“我喜欢游泳,整个暑假期中我就天天去学游泳,还在海滨沙滩上滚着要子,所以皮肤就晒黑哩。”接着,他又兴高采烈地把青岛海滨浴场的情形统统告诉我,唉,这时候我感到自己真也有些老上来



了,听他说得如此兴奋,我却始终引不起兴趣来,只忙着询问我姊姊的病况道:“她近日究竟怎么样了?”

那个青年蹙着眉尖答:“大姑姑吧?这几天总算没有高热,是吃爱尔邦药片见效的。这药片近来很难买到,我爸爸替她找遍了青岛的药房,他们都说货色没有了。后来我爸爸托人想法子,这药的限价是二元六角金圆券一瓶,我爸爸情愿出八元钱,总算在黑市场里买到它了。”我随口说:“真是亏得你爸爸……还有你妈妈同你照顾……”说了半句却又觉得未免太周到了,反而类乎敷衍似的,便又改变话题:“此刻你爸爸到行里去办公了吧?”他答道:“是的。爸爸本想亲自来接小姑姑,但是因为轮船到得迟,他等不及了。妈妈此刻在家里替你预备点心哩。”

于是我们便坐上二辆黄包车,上坡下坡的,许久才到达他们家里。世材嫂迎接出来,她的面容很憔悴,衣服也是旧的。他们住的地方是青岛银行的职员宿舍,只有两个房间,布置都很简陋。我在上海听说他们已颇有积蓄,怎么今天亲眼瞧见的情形又如此呢?俭以养己,厚以待人,我更感激他们照顾我姊姊的好意了。

点心是一碗清水煮鸡蛋,世材嫂亲自捧上来,我说:“谢谢,嫂嫂你自己也……”她连忙摇手说不必客气,她已经吃过泡饭了,于是我又问:“国保呢?”看看碗中只有二只半熟的小蛋黄球,但也只得假装自己吃不了这许多样子,硬要分给国

保一半，国保抵死不肯接受，于是世材嫂便说：“这样吧，小姑姑，你碗里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推让，那面钢精锅子里还有些糖汤哩，碎蛋白也很多，国保早上是不大吃东西的，他爸爸也不吃，我看小姑姑既然一定要叫他吃些，国保，你就把这些锅里的汤喝掉了吧。”国保起先还不肯，后来大概是毕竟忍不住肚饿，就把这剩下的大半碗光景糖汤咕嘟咕嘟咽下去了。我瞧着心里觉得老大的过意不去。

“青岛的物价近来很贵吧？”我吃完了两个鸡蛋黄问。

她一面拿手巾来给我抹嘴，一面感慨似的回答道：“可不是吗？猪肉要卖到一元五六角一斤，鸡蛋…就像这么小的鸡蛋，也要值一角钱一个呢？”说着，又仿佛觉得刚才请我吃过鸡蛋，此刻便说鸡蛋价贵，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连忙改口说：“我们此刻先去看看大姑姑好吧？”

我点点头。又告诉她说她可不必陪我上医院了，还是仍旧让国保辛苦些，陪我去一趟吧。但是她坚持要同去，因为她昨天为我烧了几种菜，此刻正好分出些带给我姊姊吃去。我们三个人计议着如何去法，世材嫂便主张搭S大学的校车，国保恐怕我不愿意，我连忙说还是搭校车省些麻烦。于是便决定了，三人先走一段路，在距家最近的一个车站上赶上了校车，上坡下坡的不久就到附属医院了。

医院是个很像样的医院。我们在大门口下车，穿过花木荫森的人行道，曲曲折折地，终于到了第三病院门前。于是



国保捧着小菜盒当先领路，我随在后面，世材嫂因为走得慢，更被错落在门外了。我轻声说：“国保，我们慢慢走，等你妈妈一同进去呀。”他说不要紧的，妈妈常来这里看大姑姑送小菜，她自己认得路。我心中更加感激他们这一家起来。

我们轻轻的走上了楼梯，一阵浓烈的药水气味扑鼻而来，我这才意识到这是医院，否则模糊地还当置身于上海第一流华贵大旅馆中呢。他们在每间病房门口都写着病人的姓名，我随着国保约摸经过五六间病房模样，便在一块长方形的门牌上面看见清楚地写着“符眉英”三字。呀，我不忍想起名字挂在房门口竟已达三月之久，它是代表我姊姊在这里长期受苦的象征呀。瞧着瞧着就不禁令人心酸起来。

国保附耳对我说道：“小姑姑，请你暂在外边等一等吧。你今天到这儿来，我们还不曾告诉过大姑姑哩。因为爸爸说恐怕她听着太兴奋了，前几夜会睡不着觉的。”说完之后，他便独自推门进去了，仿佛到病人床前轻轻告诉些什么，接着就低唤：“小姑姑！小姑姑！你进来吧。”

我在门外迟疑了片刻，只好拭干眼泪，小心推门进去。病房是明亮而宽敞的，当中放着一张床，床的旁边有一只小几，小几的下面是白色的痰盂。因为什物太少，房间便显得空洞而可怕。我姊姊脸色惨白地卧在床上，直挺挺似乎丝毫动弹不得，人们假使不看见她的眼珠还会转动，也许就认为她是已经死去的了。